

讀

左

補

義

讀左補義卷三十一

四明 姜炳璋 撰

男

壚

襄公八

經

丙辰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杜預

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此年正月建子得以

無冰爲

○夏衛石惡出奔晉。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告將朝也

○冬齊慶封來奔。十有一月公

如楚

陳傳列國之君以見其餘也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也。太子晉母弟

○乙未楚子昭卒

通說甲寅至乙未相去

而不齊閏月明喪不數閏也。康王卒子如敖廢立

襄公八

襄公八

襄公八

二十八春無冰梓慎曰今茲朱鄒其饑乎歲在

星紀而淫於亥楊虛危之次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

北是歲歲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元

楊今已在元楊淫行夫次疏云按歷書稱木梛曰歲星火精

日榮盛土精曰鎮星金精曰太白水精曰辰星此五者皆右

行於天二十八宿則著天不轉故謂二十八宿為經五星為

緯若緯之經緯然也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丑子亥北方

之辰也次之與辰上下相值故云星紀在丑元楊在子釋天

云星紀斗牽牛也元楊虛也孫炎曰星紀日月五星之所終

始故謂之星紀虛在正北北方色元曰元楊曰元楊歲星十二年

一則天十八年在亥至此年十一年元行未及以有時苗陰

周宮在丑今以淫行故已在子也○許驥反以有時苗陰

不堪陽無冰是陰不勝陽地氣發潤也乘龍危之星能淺星

皆星木也木為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為所乘云二十八

宿分在四方方有七宿共成一象東方為青龍之象西方為

白虎之象皆南首北尾而力為水鳥之象北方為玄武之象

皆西首東尾龜蛇二神其為元武故蛇是元武之宿虛危之

星也歲星木精木魚東方東方之宿為青龍故歲星亦以龍

為名總行疾而失次出虛危宿下龍在下而蛇在上是為蛇

所乘也。歲星天之貴神。福德之星。被乘勢。龍朱躔之星也。
星不能前其本國之象。故知宋結微也。龍朱躔之星也。
木位在東方。東方房心爲宋。角朱躔必饑。宮枵虛中也。
元枵爲箕。故以龍爲朱躔之星。朱躔必饑。宮枵虛中也。
三宿女虛危。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星今失
常。淫入虛。乾之次。時復無米。
地氣發洩。故曰土虛。民耗。

孔疏謂正月無冰。必是時於建申之後。連閏兩月。而後十
二月仍在亥正月。仍在子。故春無冰。以見災異。義自不刊。
劉氏啖氏恣意排駁。而未能指出經義。不足據也。連閏兩
月者。以酉月爲閏十一月。戌月爲十二月。亥月爲閏十二
月。而二十八年之春。仍爲子月也。孟春無冰。不爲災。惟歷
于丑寅月。而無冰。知天道之常。然而爲災異也。

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

盟故也。見故朝晉莊云。謂云北燕姬姓召公奭之後。按北燕

今京城大興縣。胡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爲於晉。宋

國。今江南揚州。有秦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當先從其政禮也。小事大未獲事

焉。從之如志禮也。孔疏若未獲大國所命之事。但雖不與盟

敢叛晉乎。重邱之盟。在其志之所欲從之如其志。但

盟則晉先往楚交相見。則楚之與國先朝於晉。楚蓋先

趨而急欲得米。鄭魯衛諸國也。夫楚之與國朝晉者。不過

近楚之陳蔡以及一二小國。遠夷之國耳。而鄭宋魯衛諸

國皆敢見楚庭。晉之失策。未有甚於此也。

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國。以守石

氏之祀禮也。石惡之先石請有大功於衛。因惡之罪不及不祀。故曰禮。

禮也二字依然想到二百年前之石碣

邦悼公來朝時事也

傳言來朝非宋盟也唯處於朝晉楚

轉起聘周樽歸時事於率旅知言聘之非也小國事大國乃

朝而不聘故于產相帥伯朝晉言台時事則無異於事天子

乃直叙富壽之制以明其大

非也

秋八月大雩旱也

廷云不敬者

蔡侯歸自晉入於郟。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

情也道猶一

不。免。日其過此也。往口至君使子展廷勢於東門之外而傲。

可見其傲又

廷。往也。吾曰：殆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情，乃其心也。蘇屈不

道遂一層勢

心。君小國事大國而情傲，以為己必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

其淫此三

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通大子儻聞之如是者恆有子焉

焉三十年蔡世

子產弑其君時

十字爲一句
如問太息之
深

上。字伯台
如楚下古
言好楚者
使仲舒一
以地蔡
此以地蔡
第一早已
下而事高
事亦伯有
主之法

却勝於明
地天子曰

卷三十一

三

孟孝伯如晉。晉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魯晉屬故

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

君實親辱。謂鄭伯按宋之盟。伯不在。今吾子來。寡君

吾子始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問諸晉。子大叔曰

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旗旌其民。以

禮承天之休。此君之德也。洪合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

奉其皮幣。以獻之。不易。聘於下。執事。言歲有餽。荒之難。故今

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與朝聘之政。令必使而君

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

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職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

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懼。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

太叔婉折中
一以慎激之
意自及言者

殺前入亦

語有逸却帶
鳴咽

微諸天道
朱之監傳特
惡之孔子木
新死孔子物
死地或又於
死各見子能
人議論中位

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

易有之。在復三三。復下坤之願三三。上六爻得願。曰迷復。

凶。復上六爻辭也。復反也。極陰反陽之卦。上與。其楚子之謂。

乎。欲復其願。以復其願。而棄其本德。不脩復歸。無所是謂迷。

復。失道已遠。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言楚

死君往當。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幾近也。疏云。以易有

初之以吾乃休也。吾民矣。言楚不能裨德。夫大曰。今茲周王

及楚子皆將死。歲乘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烏帑。周楚

惡之。於容處也。歲星乘星紀之次。客在元枿。歲星所在其國

尾。周楚之分。故曰。周楚子受其咎。俱論歲星過次。梓慎則曰。朱商。陳。許。則曰。周楚王死。傳故備舉。以示卜。古。疏云。都者。尾。亦為之。後。故俱以。為。言。

亦同情于
惡之飲其死

讀史補表

卷三十一

四

太叔之言雖工無以服楚幾以爲不如魯之奔命而傳詳
叙之蓋有深意焉楚自鄢陵後鄭叛吳強勢亦少晉宋盟
之時竟有交相見之約晉之自棄已甚且越千里而往朝
名爲安小國而適以斂之也以鄭之密邇於楚猶云棄而
封守蒙犯霜露况宋魯曹衛之遠隔者乎宋盟旣成列國
皆往而子太叔以小國大夫猶面折其非况趙武輔堂堂
之盟主而兵力有餘者乎傳蓋深慨晉無子太叔其人而
惟楚之命是從以貽害於小國也宋盟以前諸侯之從
晉者每以楚爲辭如云翦爲仇讎事齊楚之類從楚者
亦然雖供役不辭而語有脅制使晉楚之君惟恐爲敵國
利而不敢秘其惡宋盟以後晉楚更無他慮任其削剝而

時傳為遺蹟
在未入竟時
以之習聽下
此云昭功亦
非古制

兩起兩應隨
應隨以

俯首無詞。此小國之禍之極。皆成武之流毒也。

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於楚。以從來之盟。子產相鄭伯以

如楚。舍不為壇。至敵國郊除地封外。僕台者言曰。昔先大夫

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孔疏聘禮

知君使卿用束帛勞無設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

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道小有五

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苗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

不困。愼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宜告後人。無怠於德。小

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自解說也請其不足。行其政事。率行大共

其職。貢從其時命。從朝會之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

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

滿焉可也

悼公武子服鄭極難而趙武棄鄭極易子產所為悼恨於宋之盟而無如何者於是詳說五惡抒其憤懣又明已則苟舍而深望子孫之輔盟主無至楚廷又望晉之子孫振與繼嗣捐膺於晉嗣之衰者何極歟

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封慶封當國不自則以其內

賈寶物也遷於盧蒲姜氏易內而飲酒數日移而居姜家

國還朝焉孔疏國之卿大夫皆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

之孔疏莊公之黨崔氏名之為賊者當時避難出奔慶封名

之告於齊也故反虛蒲癸癸臣子之慶有寵妻之女妻癸慶

舍之士謂楨滿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辨別也別姓

此謂已伏結
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賈遷於盧蒲姜氏易內而飲酒數日移而居姜家

解人頌

又云叙王何
之使執寢戈
欲自衛適以
自致伏下戈
擊
風波與起
叙雅尾之志
伏下卒非

見說慶氏者
其且其謀已
沒故矣何雅
尾爾以先發

慶氏虛蒲曰宗不余辟言舍欲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

氏皆姜姓曰宗不余辟妻已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

所求焉惡識宗言已荷欲有求於慶氏不能復願管

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公癸涇出奔今還求於慶氏欲為

報公使執寢戈規近而先後之公辟曰雙雞大伏之常

喪人竊更之以驚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餒御進食

御者欲使諸大夫怨慶氏滅其膳蓋虛蒲癸王何之謀疏云

驚鳴也野曰鳥家曰鴛洎肉什也去肉而空以什餒鴛音

洎其器反子雅子尾公孫怒慶封告盧蒲葵以二子盧蒲

嬖曰管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言能殺而使析歸父告晏平

仲子欲與其謀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

出政謀有盟可也子家析歸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補注傳

失政謀邪擅命如伯玉在衛平仲告北郭子車夫大子車曰

在齊難獲免皆其德乎於人

齊公三十一一襲公

廷云前錄
非據疑此
游開文作疑
乃夜相閉
法

此特提發何

史記訂曰
云有事不
我驚按厥光
來直變見其
父陽此兩疑
之也自可直
按而必以因
乘請與二事
隔於中間者
寸道出乃可
力固舍無
字歸乃可合

人各有以事君非佐子車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子無字之

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

可慎守也已。封時有此木積於六軌之道。政云釋宮云六

論也。蓋木者作室之良材。莊者國中之要路。言盧蒲葵王何

卜攻慶氏示子之兆。龜曰或卜攻。能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

血。冬十月慶封田於棠。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

字之母疾病。請歸。慶季慶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無字

乃使歸。慶嗣族封之。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與析如曰

速歸。禍作必於嘗。祭歸。稱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後志。子息

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戕或壞也。不

封得。盧蒲姜姜合女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

我難。

其政令改生

之告欲殺

姜曰夫子合

復莫之止將不出

我請止之癸曰

盧蒲姜告之

此史家

十一月乙亥

嘗於大公之廟

舍泄事

盧蒲姜告之

且止之弗聽

曰誰敢者

遂如公

至公

麻嬰為尸

慶與

執寢戈慶氏

以其甲環

公宮

宮內

陳氏鮑氏

之圍人

為優

慶氏之馬善驚

孔鮒

數士皆釋

甲束馬

而飲酒

且觀優

至於魚里

里名優在魚

樂

子高子陳

鮑

之徒介慶氏

甲士釋甲

故取而介之

子尾抽柄

擊扉三

以鳴

擊扉

盧蒲姜

自後刺子

之正何以

戈擊之解

其左肩

猶援廟

於奠

屋棟

解合

傷重

能受

太廟之

殺人以

後死

言其

遂殺

慶

公懼

鮑

曰

琴

臣

為

君

此也

二部

全

一

琴

臣

身皆震

此係為廣野
帶云精括可
自嚴讀

與風博除尤
扣映

故也言飲車公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官難言公懼於外

反廣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

丙宮陳絕在弗克反陳於欽里請戰弗許遂來奔厭車于季

武子美澤可以鑑形也展莊叔夫大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

宜其亡也夫所讓笑者僅車服飲食之細而於其逆大故

會不叔孫穆子食廢封慶封汜祭禮食有祭示有所先也汜

齒也必先祭祭古之先食以示有所先也公食大夫禮云賓

法席坐取非蒞以編攝於上豆之間祭又官祭美於上

銅之剛祭依酒於上豆之則是祭穆子不說使工樂為之謂

喚之禮各有其處也汜芳劍反讓魯受慶封既傳奔吳

茅鷓不敬刺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讓魯受慶封既傳奔吳

與句餘與子予之米方吳已按今江南州徒縣臨云明年五

以此年之末封始來奔齊讓而後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

奔兵博蓋終言之耳句古侯反

伍子胥
言一稱本末

管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恐子曰善
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也

之也爲拾四
年殺慶封傳

崔杼弑君慶封與謀慶亦弑君之賊也得秉政而遊賊出
奔者反得賊名慶既傾崔居然當國總無一人有討賊之
志乃天殲淫人忽反二雙而討賊有人矣更驚黃泊雅尾
怒而討賊有輔矣傳獨於盧蒲癸王何大苦卜攻慶氏以
見爲故君復仇者獨有二雙人而已陳氏父子以木爲喻
見齊廷無人政將歸於陳氏也分三段看前段至可慎
守是言慶封出奔之由封之反諸亡人蓋反崔杼之政收
拾人心而不知其聚而殲之機已伏也獨是癸爲合墳既

通王何並見寵用而以君仇爲仇不顧私恩激怒雅尾使
一時樂高諸公皆能興起而爲用安得以嬖人少之哉雅
尾之怒時穢欲攻慶氏而其內結癸何外聯樂高陳鮑可
知也使析歸父告平仲暗藏欲攻雅尾使者嬖使之也後
增邑之賞正以嬖使助封詭詞謝絕不從逆謀耳杜注自
從傳詳叙於郭文桓以見一時齊臣不與謀者袖手觀望
卽與其謀者亦幸災樂禍轉不如兩嬖人之足以任事也
中段至如內宮此正叙誅慶舍事慶之攻崔也卽以助
崔者攻崔而崔不悟也今之攻慶也卽以慶女出慶氏卽
以慶甲捕慶氏卽以慶戈斷慶氏而慶亦不知也提出羣
臣爲君故凜然討賊之義 末段是正叙慶封出奔事而

馮云此篇統
慶氏并結崔
氏故從崔叙
到慶從崔叙
歸到慶蓋崔
慶同慶慶以
國法封而崔
僅以未結結
因結戶棺

以淫人天殃總收蓋慶封當國執擗其鋒而二嬖畧施小
術慶氏遂一鼓而滅蓋淫人積惡天奪之魄使皆昏然如
夢中一已投首於二嬖一將負鉞於楚閩故以天字統結
全篇。

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

林解經書十月禮也。當書故發例。

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邱

按二十一年齊侯復討公子牙之黨三子斥逐雖出於及慶

莊公然皆折焉之故統曰崔氏之亂陸氏駁之非是

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也還其邑焉與晏子抑殿齊別都

反其鄙六十以都取邊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

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林解邑多則厚足吾邑不

足欲也益之以抑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

子云按開凱
道聖華勢寬
誠
誅使英何之
力也捕而哭
賞而二千無
曲見齊君臣
無討賊之冠

論語補義

卷三十一

九

一邑。林解若奔亡在外。雖我之不受。如殿非惡富也。恐失富。

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移也。夫民生

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也。猶放嫚。德爲邊幅使

有度也。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食多。所謂幅也。與

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

致之。公以爲忠。故有寵。釋也。盧蒲癸於北竟求崔杼之

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也。臣十人。崔

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令十人

不能同心耳。非以武王比。杼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壁。氏

也。陸氏讀其報人。不恂拘矣。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壁。氏

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

輿。更殯之于。以其棺尸。崔杼于市。存子孫。莊公葬。又不如禮

賤。賤也。故以往。公棺。善崔子尸。禮

百外見家封
伯稱朝

以章其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薛傳始求崔子之尸不得其
其異國尸代之故云國人得諸

傳叙晏子辭邑為慶氏反照而反照慶正反照崔末尸崔
於市正為崔卽遷為慶所謂崔慶一也春秋莊僖之世
桓文繼興一時名臣俱以尊周攘楚為心厥功赫焉文宣
以降晉主齊盟辱王之誼漸微而攘楚之烈猶盛至襄之
季世晉稱已衰管仲先軫之敷陳知武魏莊之議論齊不
可聞一時賢人動見掣肘惟有守身保家之善策以自免
於亂賊之禍而已此又世變也

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
在已在伯有廷音勞于黃崖黃水名不敬穆叔曰伯有

此傳假聚米
盟交相見之
失其真正意

俱在言外
伯之言與向
成合而魯伯
從叔仲傳不
下以語者見
五國交聘厥
論紛起去國
受辱始亦懷
憂始憂滿列
刺在趙武也

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伯有不愛我必敬民之主也而棄之
何以承守言無以承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言
行潦之蘋藻言賤宗室萬宗季蘭尸之敬也言取於阿
澤之中使服爾之女而為敬可棄乎為三十年第及漢楚康
之圭神猶享之以其敬也敬可棄乎為三十年第及漢楚康
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
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餒寒之不恤誰遑暇其
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言足子服子始
學者也言未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從昭伯謀
周公以來講遠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饑寒之不恤誰
始如楚講遠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饑寒之不恤誰
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仲昭伯
若知大義當贊
公以奔王喪

五國諸侯將朝於楚。子服惠伯云：饑寒之不出，向戌亦云。然可知諸侯之奔命。居送行齋，民不聊生，侮所爲深，恐向戌也。故每事必提宋之盟。敬字一篇之綱，諸國不能自強，而以媚楚爲忠，趨命爲敬，祇見其取辱也。向戌猶以息民爲名，而速之歸，何穆子榮成伯豈見不及此。

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

宋盟有喪甲之禮，不以此廢好，故曰禮。

王人來告喪，閻崩曰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

後書也，此

事宜直臣子怠慢，故於此發例。

書王人來告喪，而前書楚屈建之卒，後書公親蒞於楚，蓋天子之喪不聞諸侯之哭臨，而楚之臣大國喪之，楚之君魯親蒞之，是可聞也。

經丁巳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公在外闕朝正之禮甚多而惟嘗此一年

者魯公如楚既非常比公又踰年故發夏五月公至自楚此一季以明常何起傷天下之無霸也

庚午衛侯行卒公恐立○隔弒吳子餘祭閔乎門者下

夷未立○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伋齊側界反

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柁公孫段伯石也三

為卿今然○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吳子使札來以指卿行

聘也不稱公于其國未同于上國疏云札去之後吳始告喪

喪則無論先君未葬則君不得使命豈新有國喪而自請觀樂反又說人臨樂者乎按金仁山必謂札已

厭公○齊高止出奔北燕北燕姬姓○冬仲孫羯如晉厭高厚之子

元景王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釋解

何人自悔可
為世願

也。吉廟在楚，公所以不朝正。繁，楚人使公親祀，使時侯有之。
臣子思君無一日無君之意。公患之，穆叔曰：「政猶而礎，則布幣。」
也。今楚欲依遺使之比，公患之，穆叔曰：「政猶而礎，則布幣。」
音。楚欲依遺使之比，公患之，穆叔曰：「政猶而礎，則布幣。」
也。先使巫政除穢之凶邪，而乃使巫以桃茢先政穢，穢鬼所
惡，行穢禮與朝而布幣，無異。乃使巫以桃茢先政穢，穢鬼所
惡，桃其柁也。荆不謂荆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乃政穢，楚
之悔。

春王正月之下，書公在楚，知為魯之大變也。不朝正於廟，
而朝正於僭王之楚，故與昭公之失國同。傳述在楚之辱，
以發明經義。且以見穆叔之先政而礎，不如向戌之中道
而反也。桃茢政穢，掩耳盜鈴。然秉禮望國，廉恥猶存。
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兵死不入兆
域，故葬北郭。

淫人尚富於朱方，齊莊之目未瞑。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於西門之外

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郊敖康王子卽位王子圉康王弟

令尹鄒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

殖言楚君弱令尹強物不兩盛

松柏從無如此用者恐為松柏矣

魯與三國皆親送葬是以天子之禮事楚也上青四國之君送葬及諸侯大夫至墓以次旅見何等聲敝而下讀葬

靈王傳炎涼迥別使人浩歎

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取卞邑以自魯按國語宿取卞公

日不如予之宿之事也不敢不悅使公治季氏屬問起居

乃止可知卞猶為公邑而宿取之也使公治大夫屬問起居

壓書追而與之今之印草也將叛臣師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

知其正真故不使知

不依直斥其
罪故曰然
只一破字分
已不敢入季
稱之氣傲如
此

只寫公治一
節而季之罪
公之德竹比

告此置書公治致使而退致命季氏及舍而後聞取卞發書乃

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言季氏欲得卞而欺我言叛益

音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以季氏疏已對曰君實有國誰

敢違君公與公冶見服以御服元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

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詩邶風陳傳見襄公五月公至自楚

公治致其邑於季氏邑從季氏得而終不入焉不入季曰欺

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

季氏林解季武子若說其家見之則言季政及疾聚其臣大

家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言公畏季氏而賞且無

使季氏葬我林解不葬季氏欺君故生

此為致公傳公在楚七月幸而得還復遇季孫取卞微榮

成伯挽之。先昭出奔矣。然成伯之賦式微。以黎侯寓衛歸。而與黎非徒欲其復國。而漫然無事也。當是時。公翻然振。屬則如叔孫穆子。公冶。皆足相助爲理。又何患宿之無。忌乎。乃一歸之後。耽逸樂。作楚宮。耶爲晚景之娛。頓忘及。膚之偏。夫公冶爲季之屬大夫。忿其無君。讎之終身。至死。猶恨入肺腑。公爲人君。受侮不少。而處之泰然。傳叙公冶。之忠憤。正深咎公之無志也。

葬靈王

不青會

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

年少

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

處固也

啓也

東西南北。誰敢寧處。

謂上卿

堅事晉楚。以藉

王室也。

所以藉屏王室

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

周

傳言周衰卑於晉楚

首揭葬靈王三字。天下之事。惟此鄭重。臣子之情。惟此哀激。而鄭君不行。行以大夫。不以上卿。且以大夫之弱者。而魯即大夫之弱者。亦不行也。傳蓋發明春秋不啻王葬之故而罪在君父。無辭可加。因借鄭事以明之。史公謂左氏為魯君子信哉。

吳人伐越。

獲俘焉。以為關使守舟。

葉石林曰古者壘者守門。則者守閭宮者守內。則者

守固。死者守積。吳則越。作守力非任官之道。

吳子餘祭親舟。關以刀弑之。

言以刀。明近刑。

人通說書之為人。主押呢關寺之戒。

過卒於巢。餘祭死於關。傳俱用一二語了之。以見其輕生。路觸千乘之尊。不足為一人之敵也。

不爾對格用
亦儀三字
則子皮
之子罕
比子皮
稱美然
一則教
其而不自
其名與
八厚施
地

鄭子展卒子皮即位即罕虎代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

皮以子展之命餽國人粟戶一鍾在喪故以父命也是以得

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

鄰於善民之望也孔疏鄰近也按近於宋亦饑請於平公出

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林魁子罕貸而不

為德為大夫之無者貸林解子罕為宋大宋無饑人叔向聞

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皆得國乎得掌民

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朱升降乎升降隨

子皮歸美於親子罕歸美於君皆賢大夫也春秋自朱之

盟後晉日以弱楚益以強諸侯皆恭然無志所有諸國一

二循吏史冊有光焉嗟乎天下非無人也有人而不得盡

五起節略

條情更悲

古之何哉
甚乎一語
已明起全
以反明
周宗不可
其誰歸之
古列國不
其誰云之
并婚姻亦
附也痛言
行送施之
而嗟歎不
典起句一
週旋

其才天下之所以歸於淪胥也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

治理其地
脩其城

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

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

太叔不書
不與事

子大

叔見大叔文子

衛太叔與之語

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

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諸姬之關而夏肆謂杞是屏也

疏云杞是夏後滅而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

復存猶木之枯生也歸之吉也聞之冀同卽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

云詩小雅言王者和協近親則昏姻甚歸附也晉不鄰矣其誰云之云猶旋旋歸之

晉平自盟宋後安於燕樂忽大合十國之師爲母家治城

傳直敘起見其出於私心非天下之公義也葢城之蔽國

猶屏之蔽室闕者城之空陷處也周宗之闕莫大於荆楚

周公

凡子康之言
正而未嘗不
然子太叔之
言婉而未嘗
不正

僖王諸侯篡弒今杞未有他故而城之其餘天經地義樂
豈不論吾恐諸姬是棄則禍亂相尋婚姻終不能保是將
晉平十四年所爲該之以數言覺從前未下斷語者蓋結
於此

齊高子容

高與宋司徒

華定

見知伯

荀女齊侯

司馬

相禮

侍城賓

儀也

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

自是

司馬

侯言

二子

皆將

不免

子容

專

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

蘇魁言二子禍

何如

蘇魁言二子禍

何如

蘇魁言二子禍

何如

蘇魁言二子禍

何如

速及侈將以其力斃

力盡而

專則人實斃之

將及矣

高止出

奔燕昭二十年

華定出奔陳傳

華定出奔陳傳

華定出奔陳傳

范蘇子來聘拜城杞也

謝魯爲

公享之

展莊叔執幣

公將以

謝魯爲

公享之

展莊叔執幣

公將以

別者三禍

二人焉禍云周禮射人云諸侯之分

公臣不足

別者三禍

二人焉禍云周禮射人云諸侯之分

公臣不足

別者三禍

二人焉禍云周禮射人云諸侯之分

公臣不足

別者三禍

二人焉禍云周禮射人云諸侯之分

公臣不足

別者三禍

二人焉禍云周禮射人云諸侯之分

公臣不足

別者三禍

二人焉禍云周禮射人云諸侯之分

公臣不足

此數語既盡
衰想無求

取

取於家臣。家臣展殺展玉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
叔爲一耦。郇鼓父黨叔爲一耦。言公室卑微。公臣不能備於三耦。黨音導。
魯御大夫實繁有徒。何至不能具耦。蓋射耦子弟之職以
異者爲之。斯時季氏作三軍。分公室祿去於公。多不願仕
於公家也。

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

補注魯伐杞時所取賂田諱不登於策。故復歸於杞。亦不

書事與汝

弗盡歸也。晉悼夫人

杞女也。愠曰齊也。取貨。謂叔

貨於魯。故不

先君若有知也。不尙取之。

按不尙取之。猶言不聽。公

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

晉所滅。晉是

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

武公獻公。晉

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卽東夷。

按杞親暱魯。周公之後也。而

竹書於杞
田不足爲
罪

中以替杞比
覆以杞封韓

是道過一層

言齊取貨於魯不知凡幾

言外便見公不當從母命而遠先君也

師云大臣以知人為本知

能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歸之有盡魯之於晉也職貢

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歸之有盡魯之於晉也職貢

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潮。瑋。府。無。虛

月。受。魯。貢。不。如。是。可。矣。何。必。啗。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母

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按正與夫人愠言相應毋寧寧也承上

魯。肥。杞。毋。寧。不。難。夫。人。而。不。用。老。臣。去。治。之。也。治。且

不。必。何。允。盡。歸。君。母。不。敢。明。斥。其。非。故。隱。約。其。辭。也

杞。文。公。來。盟。魯歸其田故來盟書。曰。子。賤。之。也。歸義杞伯來朝何言

之。禮。見。故。魯。史。駁。之。講朝禮也仍以子男

杞。之。朝。魯。者。六。自。是。無。來。朝。之。事。不。書。治。杞。田。亦。不。書。歸

田。於。杞。魯。史。畧。之。也。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

不。得。以。好。善。而。不。能。擇。人。孔疏昔有當塗貴邪國公蘇威嘗

問曰知人是善然後好之何以言

君子而不知
小人必為小
人困

苦于論樂太
詳故明魯以
說穆子引起
則首一曰已
為歷聘諸國
之雷以下乃
節節相因融
成一片矣即
以觀樂技足
再魯更不必
另起爐灶

其不能擇人貴曰好善仁擇人堅雖
有仁心盛不周物故好而不能擇也
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
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
豎牛作亂起本宮說見一人便說許多話請觀於周樂
如生平心腹之友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如此請觀於周樂
周公故有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
天子禮樂未曰美哉美其始基之矣
篇示意耳未曰美哉美其始基之矣
必盡歌之也曰美哉美其始基之矣
未盡然勃而不怨矣其音不怨怒為之歌抑廊衛
善也然勃而不怨矣其音不怨怒為之歌抑廊衛
一監三監叛周公滅之更封康叔并三豎之地故三國盡被
康叔之化疏云自紂城而北謂之抑紂城而南謂之廊按抑
城今河南衛輝府東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淵深也亡
北城新鄉縣西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淵深也亡
以思其民困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吾聞衛康叔武公
宜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乘義不至於困吾聞衛康叔武公
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康叔周公弟武公康叔九世孫皆衛
為之歌王黍離也幽王遇西戎之禍平王東遷王政曰美哉
不行於天下風俗下與諸侯同故不為雅曰美哉

篇中一片游
移若往之神
已爲歷聘作
引起之勢而
下面歷聘之
圖先在評論
中

秦之繼周在
數百年後季
子豈非神識
故有請前知
爲左氏附會
者當以是折

言之末事 卷三十一
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宗周隕滅故憂思猶有爲之歌樂詩
七日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其有政治之
不能爲之歌齊詩第八曰美哉泱泱之聲乎大風也哉表東海
久者其大公乎太公封齊爲國未可量也
也爲之歌幽詩第十五幽州之水縣境曰美哉蕩也
不淫節其周公之東乎周公遺管蔡之變東征三年爲成
業故言其周爲之歌秦詩第十一後仲足則定故不同疏云
公之東乎以前篇目先具其所刪蓋亦無多記傳引詩亡
耳則仲尼以前篇目先具其所刪蓋亦無多記傳引詩亡
逸甚少史記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運取三百五篇蓋馬
謬耳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素
在西戎所隕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精
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穆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故
曰周爲之歌魏詩第九魏姬姓國閔曰美哉風颯乎
之舊爲之歌魏元年計辭公燕之
者當以是折

益取無次以前之作

汪云自節句極變恰作累

俞云上言周德之衰此云女王之德引

扶弓效大而婉也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險當為儉

大而約則儉節易行為之歌唐詩第十曰思深哉其有陶唐

借其國小無明君也為之歌唐詩第十曰思深哉其有陶唐

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風憂深思遠情發於聲非令

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詩第二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放蕩

無所畏忌故自節以下無譏焉此二國歌不復論之以

曰國無主自節以下無譏焉此二國歌不復論之以

其微也今河南密縣東為之歌小雅小雅小雅亦曰美哉思而

不貳無貳武之德怨而不言有良其周德之衰乎周之時也

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氏曰二雅篇數多當時樂工或間歌其

一二年子就其為之歌大雅以正沃下曰廣哉熙熙乎樂

所隔而評之為之歌大雅以正沃下曰廣哉熙熙乎樂

聲曲而有直體論其其文王之德乎雅頌所以稱盛德形容

變為之歌頌告於神明曰至矣哉言直而不偃傲曲而不

雅為之歌頌告於神明曰至矣哉言直而不偃傲曲而不

雅為之歌頌告於神明曰至矣哉言直而不偃傲曲而不

東一句以上
是歌以下是
舞

屈。撓。邈。而不。偪。謙。遠。而不。搆。搆。邈。而不。淫。淫。復。而不。厭。常。日。
哀。而。不。愁。命。樂。而。不。荒。節。之。用。而。不。匱。德。宏。廣。而。不。宣。顯。自。
施。而。不。費。因。民。所。利。取。而。不。貪。義。然。處。而。不。底。守。之。以。道。行。
而。不。流。以。義。五。聲。和。官。商。角。八。風。平。之。氣。節。有。度。八。音。守。有。
序。無。倫。盛。德。之。所。同。也。備。正。商。周。同。此。見。舞。象。箭。南。箭。者。象。
舞。所。以。節。舞。以。節。舞。也。皆。文。王。之。樂。疏。云。詩。序。稱。清。奏。象。
舞。即。此。象。箭。之。舞。按。疏。南。箭。文。舞。象。箭。當。是。武。舞。非。也。文。王。日。
文。舞。清。之。箭。二。南。之。箭。為。文。舞。武。以。昭。武。功。箭。箭。皆。舞。器。謂。
象。箭。非。武。舞。矣。箭。與。箏。通。下。文。舞。耳。南。箭。其。始。象。要。其。終。也。
馬。貞。云。箭。即。箏。也。字。體。變。耳。記。又。曰。象。管。象。箏。清。之。詩。也。謂。
以。管。箏。無。清。之。詩。也。象。文。王。之。德。故。曰。象。箏。清。之。名。為。象。箏。
於。皇。武。王。之。名。武。於。象。文。師。之。名。勺。耳。象。箏。象。管。箏。箭。管。不。
同。其。義。一。也。則。為。文。舞。明。矣。自。鄭。箋。有。用。兵。刺。伐。之。聲。而。唐。
願。野。王。作。玉。篇。諺。云。以。于。擊。人。曰。箏。陸。德。明。音。期。與。下。箏。節。
之。箭。音。箏。皆。別。矣。不。知。明。堂。位。祭。統。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
朱。于。玉。箏。以。舞。大。武。蓋。清。廟。用。歌。象。用。管。而。大。武。用。于。箏。未。

俞云歌詩不
言其風以下
多疑樂舞時
已見其象故
下多斷除

應請設錄

俞云二句前
三法共出時
也雖知觀樂
是接來時是

周用簡也樂記始奏以文謂漸漸也維清象也可知象
簡爲文舞豈千擊人之謂乎待左手執箏知箏爲舞也
昌曰南籥者二南之箏所謂以雅以曰美哉美其猶有憾
南以籥不借者也。按簡有箏下同曰美哉美其猶有憾
元汴口蓋將格君之非而致君於堯舜俾商詐無窮見舞大
文王之所賦卽伊尹之所賦也孫明復駁左謬甚
武者樂王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疏云以
其防獲下民故稱濩曰聖人之弼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
難也慙於見舞大夏者禹之樂疏云夏大也第曰美哉勤而
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盡力溝洫勤也補正不見舞韶簡者
舜樂疏云韶卽簡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博也
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覆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
他樂吾不敢請已。宋解會用四代之樂季札其出聘也邇嗣
君也。吳子餘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于速納邑與政

按法通明者
意上求說明
是補注下通
奇與等俱從
此注出是規

徐廣揚曰
宿于成一
宿于成一
宿于成一
宿于成一

前之利

卷三十一

一

一

之公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

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子高

子之難在昭聘于鄭見于產如舊相識與之綰帶子產獻紵

衣焉大帶也吳地負綰鄭地貴紵故各獻已所貴示謂子產

曰鄭之執政侈謂伯難將至矣政必及于子為政慎之以禮

不然鄭國將收適衛說遼瑗遼伯史狗子史朝之史鮪史魚

公子荆公叔發文子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

晉將宿於戚孫女子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辯爭而

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孫女子懼猶不足而

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危言至君又在殯而

可以樂乎蘇公卒遂去之宿不止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

是扶植綱常

鍾子期

千古第一

交情人所

時一處不

能改言說其變化轉移之通使未近道晉說趙文子韓宣子君之前與札處未必不改移歸於善

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

言晉國之政說叔向將行謂

叔向曰吾子也之君侈而多良

孔疏謂多以惡

大夫皆富攻

將在家

富必厚其

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故改在家

傳於興衰交關處必有一篇大文平能後來全屬春秋至

衰之末政出私門天下無霸故迷吳公子評論列國名卿

以爲後半部張本前書穆叔告范宣子見霸功自此而

衰名卿大夫唯有立言垂世然春秋伯功之錄非得已也

又錄此篇以見德必如舜風俗必如堯功必如禹如湯武

而後可稱若瑣瑣霸功當時赫奕久之日就陵夷所謂十

世希不失也此春秋之大旨歸宿處聞樂而知德故前

半以德為主入國而知政故後半以政為主 論樂固於

聲音中悟出亦即於詩中得來三衛之詩最繁而該以一

憂字即床第之言皆有憂思不困言猶知乘莪而不為時

政所困也王風思而不懼不言憂而曰思思文武成康之

業不能再振而閔周之不復西也鄭與齊正相反細者細

密也上之法網密而下之辟患深往往為婦人女子之詞

以寓其忠君愛國之意以言為諱亡之徵也大風者傳大

無所隱闕之謂雄狐諸篇直刺其君無所忌諱亦可見其

法網之寬矣幽風曰蕩乎蕩廣遠之意幽之得名以七月

一篇而周公遭變將居於東作此以戒成王故謂周公之

東也秦與王言王言周之東秦言周之舊一云思而不懼

一云大之至也。代周者秦。秦魏滅於唐。唐滅於曲沃。於魏則惜其無明主。而於唐則深予其有遺民。曲沃窺晉。白禰及孫至七十餘年。而後得之。遺民之力也。小雅有美有刺。而云周德之衰。以刺幽之什。獨多杜以先王爲殷王者。非也。於小雅專言其變。大雅專論其正。亦各舉其一也。商周之頌。敘揚功德。而陳於祭祀。用十有四語。形容不盡。有手慕神往之致。至於韶舞。則形容俱絕。仰慕彌殷。典夫子聞韶之嘆。正相符矣。其出聘也。通嗣君也。通接首段。以東筆爲提筆。而前半論樂已納。入聘。魯嗣君指餘祭。孔疏甚明。西河恣意翻駁。不必也。適齊云。政將有歸。觀樂云。未可。豈語似相左。不知大風恢擴。政教可行。然發洩。易盡。與衰。

難定。或以爲指田齊者。謬也。適。鄭見子產納紵之風。百世如見一禮字。爲子產終身受用。適。衛稱六子爲君子。瑗。鮑荊發。皆夫子所素稱者也。然一路皆叙其友朋。莫逆。或予或規。而獨載開樂去之一節。見其於君子有神交。而於小人尤嚴絕。終身不聽琴瑟。不是言文子服善。正見一言之贈。在小人猶察之不忘。宜平仲致邑。而子產叔向之書紳。銘几也。適。晉說趙鞅魏趙武專政。似無足觀。而告叔向曰。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則於三卿已富不足。而此來脩好。難於明言。且以其人非如平仲輩之善受直言也。

秋九月齊公孫燕

子星

公孫濫

子雅

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

故者

以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

所以示罪

高止好以事自爲

功且專故難及之。林解好掠人之善白爲己功且專權故難及於其身釋例奔者迫窘而去迷死四

都不必禮出也放者受罪照免宥之以遠也

此必請於君放之而云二公孫放其大夫罪主使也。經不書放不與其放也。高止不能如平仲之遠害智不足稱末言得罪之故而二子之如能特爲東氏毆除耳。

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

叔也此年夏來

爲高氏之難故高豎

高止以盧叛十月庚寅閭邱嬰帥師圍

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

還邑於我齊人立敬仲儀之會

孫鄰

孔疏此卽後所云長敬仲也

長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

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繇而與旃。

晉人善其致邑

此可悟滅武仲要君之獄高豎說得拙故其述彰武仲說

得巧故其迹晦

鄭伯有使公孫黑

子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

也伯有曰世行也

言女世子哲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

伯有將強使之子哲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

鄭大夫盟于伯有氏禕謀其大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不詩

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

而後能紓解然明曰政將焉往禕謀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

其焉辟子產言政必舉不踰等則位班也子產位功擇善而

舉則世隆也世所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產驅除子西即

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也

不然將亡矣

終

蓬天禕謀謀野而獲不但知人亦且知

其事論罪在公孫黑禕歸獄伯有者措罪失宜以長亂也三年後經已暗殺子產下段乃明言上

讀左補義卷三十二

四明 凌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參

男

堧 堧 堧 校

襄公九

襄公九年三十三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音罷。罷音皮。夏四月蔡

世子般弑其君固。子般音班。五月甲午宋災。在魁天火口。宋

伯姬卒。天王殺其弟佖夫。稱弟以惡。王子瑕奔晉。秋七

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從夫諱也。叔弓如宋葬宋共姬。重道厚。三月而葬。遂發。後內女不葬。

葬者皆非常也。劉傳葬內女。未有言諱者。曰。鄭良者曰

共葬賢也。婦人以貞為行。伯姬之婦道盡矣。鄭良者曰

許者。自許入于鄭。不言復。鄭人殺良霄。冬十月葬

即從焉與二
字見其特與

注云一語來
邊

馮云勢空說
吾得見與否
八字便神高
自勝雄超足
可待神理句
出

景公魯國事楚故會其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

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塗淵宋災故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方解札不氏為

其不可通嗣君也我解和穆叔問王子王子之為政阿如對

曰吾侪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

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蕩將與

焉助之世其情矣子圖素貴和救微弱諸侯皆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

在此歲也朝晉長有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

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孫歷前年大夫已與兩對曰伯有

侈而愾也根子哲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殘惡

以文孤老與
新官罪而朝
廷失政是誰
之咎以老
者不被為越
武用也
特得約爛方
典全篇相釋

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

主衣服之官

以爲絲縣師

縣師掌地城辨

其夫家人民疏云周禮縣師上士二人

而廢其典尉

以役孤老故服處云典尉軍尉主發衆使民

於

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始也

薄也

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

土文

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

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始乎勉事之

而後

傳言晉所以強不夫諸侯且明也

晉至趙武爲政奄奄無生氣其故在有賢不能用卽用亦

無以盡其才老人以七十之年且無子受城杞之役想見

司牧俱不稱職以老人之賢辱在泥塗想見沉淪草野尙

多有伯殿史趙師曠叔向女齊則賢才猶盛季武子有晉

未可始之言則諸侯猶睦當得爲之勢用有爲之人文襄

之業不難繼述而無如其不能也。自謂不才便是趙武斷。案有謂嘉武受過及贊武卽贊老人者皆非傳義。傳著癸未二字蓋四百四十五甲子以此逆數爲全篇之主腦也。老人晉之賢者爲執政所阨故作新奇語使人茫然不知其年之幾許然亦具有顛倒趙孟手段非預設此以待問也。觀其使助爲政辭以老誠高人一等矣。邵氏謂終老旣爲隱語師曠史趙亦爲隱語非也。曠明言七十三矣何隱之有。豈因其言甲子故一以國政一以字書說得原委拆得零星而士文伯又以一言蔽之皆各顯其才以明晉廷有人無輕視也。故以朝多君子結。

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

三六四也字
本出末句

也惡至無日矣。爲此年秋良
秀出奔傳

此二事連屬書之遺罷諫固之惡而穆叔已知其情益惡
爲大夫安得以小人自例述其條閃而平日之與謀顯然
叔向問鄭國之政子產一腔憂國苦衷絕不二語隱闕蓋
良友質問以誠相告其憂思歷歷如見合看正君子小人
之辨

癸未二字點

可知城地金
是夫人作主

純潔昭昭極

分明之一

少四十日也

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與人之城杞者。與衆也。城絳縣人。或
和。在往年。年長矣。無子而往與于食。有與疑年使之年。使言其年。按觀
則疑年者。即董事之計。莫也。相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
與疑其年。而因使之自言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
也。所稱正月。謂夏正月也。三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並癸
未。稱正。劉待制曰。季猶末也。今日也。謂已得四百日。十

明白然出得

師廣說年史
趙說曰

史趙借說文
伯明說然于
老人三之一
俱未清晰
師曠以云七
十三則但兼
成數可矣

四全。其未。甲子六十。而今日。吏走問諸朝。皆不知。

乃癸未。養得二十日也。故曰三之一。在文十是歲。

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筐之歲也。

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簡如及虺也。

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叔孫簡如叔孫豹皆取長。

戊午。七十四年。而言七。史趙晉大曰亥有二首六身。亥字二。

十三年。以甲子計之也。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亥字二。

併三人為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下亥上二。豈豈身旁。

如算之。六。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下亥上二。豈豈身旁。

始生至今之日數。蓋以二首為二萬六身。為六千六百六十。

士支伯之子。弱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

大夫。則其屬也。屬趙武。孫云非趙武。私邑蓋凡名之而謝。

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也。吾子。

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

已也。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君臣詭盟故曰亂未已。

前年大夫自相盟此又君及臣盟。

蔡景侯爲大子般娶於楚通焉。大子弑景侯。終子產言有子禍也。

初王偕季周靈王弟卒。其子括將見王而嘆。括除服見靈王。王入朝而嘆。單公子

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愆期行過王廷。剛其嘆而言曰：「爲乎必有

此夫。」欲有此朝。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憾而願大視。躁而

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稱剛指愆期。何知及靈王崩。

偕括欲立王子佞夫。王子弟。佞夫弗知。戊子，偕括圍壽。遂成。

偕爲邑大夫成。偕奔平。時月也。五月癸巳，尹言多。劉蕞單蔑甘。

遇。鞏成。五子周。鞏偕夫括瑕。瑕林解皆括。鞏不書曰天

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佞夫不知故。經書在宋。只下從赴。原傳得五大夫黃後。佞夫而齊王。

上是簡其參
此是狀其形
作兩層點

非偕括能代

夫起極甚
亂一視更
婦人而文
亦厚

此以佞夫弗知作主見佞夫無可殺之罪前段言僭括欲
專政爲亂愆期發之而王不信也及王崩嗣王卽位五大
夫以僭括欲立佞夫遂爲王除之而王聽之是王自殺之
也僭括首惡而使逸毋弟無罪而殺之不特骨肉傷殘抑
且是非顛倒所以終欲黷嫡立庶而致亂也
或○呼○於○宋○太○廟○曰○譖○譖○許○其○反○出○出○
嗚○于○瑒○社○如○曰○譖○譖○妖○也○甲○午○未○大○災○未○伯○姬○卒○待○姆○也○
婦○女○師○列○女○傳○伯○姬○之○官○庭○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
曰○婦○人○之○義○保○傳○不○俱○夜○不○下○堂○保○孫○至○矣○左○右○又○曰○夫○人○
少○避○火○曰○傳○母○未○至○也○越○義○求○生○不○如○守○義○而○死○君○子○謂○未○
遂○速○於○火○而○死○接○保○傳○卽○所○謂○姆○也○姆○者○義○從○宜○也○伯○姬○時○年○
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而○行○婦○義○事○也○義○從○宜○也○伯○姬○時○年○
年○伯○姬○始○末○至○此○四○十○年○矣○國○學○紀○聞○伯○姬○先○備○饋○婦○入○
之○伯○夷○陸○淳○以○爲○非○可○法○可○傳○之○道○宜○其○黨○叙○文○而○不○羞○

劉原父曰。使伯姬避火而重生。不足以害其貞也。然不以可全其生。而違天下之常義。此安於性分者能之。或叫於太廟。而鳥鳴毫社。一如太廟。真若有物憑之。亦若神靈爲伯姬愛護。而未平曾無一人護其母。而出之平之。罪何可言。女而不婦。非貶伯姬。乃責宋平也。趙氏謂宋人設辭以飾其不能救母之罪。則深文矣。

六月。鄭子產如陳。泄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不可與。諸好。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

公子侈。太子卑。大夫敖。政多門。政不由一人。以介也於大國。能無

亡乎。不過十年矣。爲昭八年。楚滅陳傳。

宋之盟後。陳鄭脩好。故陳使至鄭。而子產亦如陳。泄盟。極

言亡徵一氣直注介於大國楚之縣陳可決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傷伯姬之遇災故使殯共葬薛氏曰古者夫人無諡從夫之諡

東遷後其制壞矣共姬執勝而死宋人不敢加非禮之諡

魯以卿會葬顧氏云共姬爲嫡出故會葬不與凡女同也

鄭伯有者酒爲窟室地也而夜飲酒擊壺焉朝至未已朝者曰

公焉在家臣故謂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

布路既而朝鄭伯有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

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鄭地醒而後知之遂奔

許天夫聚謀于皮曰仲虺湯左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

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罕子皮駟子皙豐公孫伯

有汰侈故不免三家同出而伯有孤特又汰侈所以亡人謂

待地注明三族同生而伯有孤特可見

鄭伯有沈油攝叙又將使子皙如楚句則駟氏之甲全是私心四先伯有作亂

人謂子產好
開而以子產
之言為所以
子皮為收束
完出秀事

擬出兄弟
三族

子產就直助驅

時謂子哲
三家強

子產曰豈為我徒

黨也言不以
國良為黨

國

之禍難誰知所敵

或主疆直難乃不生

言能強能直則可有
難今三家未能伯有

方姑成吾所

欲以無所
附者為所

辛丑子產欲伯有氏之死者而殞之

義子

不及謀而遂行

國謀於

印段從之

子皮止之衆曰人不

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

寅子產入癸卯子石

印入

皆受盟於子哲氏乙巳鄭伯及其

大夫盟于大宮

盟國人於師之梁

城之外伯有聞鄭人

之盟已也怒閉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

丑辰自墓門

之憤

音入因馬師頓

子羽係釋解即羽
頓為馬師之官

介于襄庫以伐替北門

駟帶

子西之子子帥國人

以伐之皆

名子產

駟氏伯

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

兄弟恩等
故無所偏

布俱合

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

兄弟恩等

故無所偏

故無所偏

設伯有仍以
子產爲斷子
皮爲收束先
秋良齊事已
注到下簡便
取

揮非七穆神
爲庶姓故其
言公而怡與
言設慮

漸伯有死於羊肆列子產秘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

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鄭地名按今河南子駟氏

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

飲葬伯有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懼禍復命于介八月

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帶盟用兩珪質於河沈

於河爲信也按今河南使公孫睂入盟大夫已已復歸游吉

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既出位絕非於子

燭公孫之卒在十也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最會事焉會葬過

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公孫曰其莠猶在乎以莠喻伯有

不能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也降婁中而且降婁中而天

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十二年而一終歲不及此次也已

注云子皮兩
言有禮因爲
子皮知心邪
不殊適亦子
子產意旨
結出子皮見
佑有既死于
皮解取

不及及其亡也。歲在加誓之口。孔疏：加誓之口，營室東壁北方宿名。十二次。

降妻。元枵，亥爲姬管二十八年傳稱歲在星祀而淫于元枵。

二十八元枵已在元枵今三十年始在姬管三年始移一次是

歲星住元枵二年也。其明年乃及降妻僕展。伯有黨從伯

姬子須反誓于斯反。有與之皆死。羽頡出奔晉爲任大夫。任晉縣按今直隸任

澤之會。在三鄭樂成奔楚。遂遊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

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宋盟約子皮以公孫

鉏子罕爲馬師。代羽

經罪良番。傅兼罪黑首段。至師之梁之外。叔伯有出奔事。

伯有兼國之鈞。酈酌窟室。強大難堪。况鄭乎。子皮取亂侮

亡。與公孫揮裨寵之言相合。逐之宜也。然黑以使楚之怨

不請於公而攻之。襄昭二年于產謂則黑之罪不在伯有

其事伯有可見

伯有

下乃罕駟豐同母駟豐二氏皆有作亂之才持正僅一子皮亦不能正子皙專伐之罪傳特叙出以見去伯有子皙難伯有禍國攻伯有者未嘗非禍國也兩人均罪而獨罪伯有苟非子產孰篤親親之誼哉宜子皮之心折也中段自外入也已上叙良霄入鄭及殺良霄事伯有出奔本非賊也自許入於鄭志在亂鄭則賊而已駟帶率國人殺之則討賊矣子產何以不與蓋七穆俱穆公後伯有與三族原其始實爲同父而子孫以母爲親疎是知母而不知父禽道也子產祀之葬之哭之又子皮之所心折也感其禮於死者之誼而曉然於其憂國之忠他日授之以政實昉於此未段追叙旁親指之爲莠莠者敗苗者也亂臣

者敗國者也。莠則必鋤，亂臣必討，故歎其不及降，襄然伯有爲莠，黑豈嘉禾，敢於指伯有而不敢指子皙者，以三族之黨盛耳。蓋三族甚強，以見非子皮授政，無以行子產之志也。又見雖子產爲政，不能止子皙之驕也。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蒍掩

二十五年

而取其室申無宇

尹

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也，佐而王之囚體也，俱股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劑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爲昭十三年楚賦

爲

國爲令尹共分令尹之權，而掌一國兵政者，司馬也。司馬見殺，兵權盡歸於己，蒍掩乃心公室，不肯附國，故傳大昏。

湯云殷武以
稽自命至此
言不信於
則所謂信者
免耳以自解

以表其忠而申無字以善人著其實

為宋災故

不慈見非為謀參而會也

諸侯之大夫會

以謀歸宋財

冬十

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蕞宋向戌衛北宮佗

括之子

鄭

皮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誓其人

勤十二國諸侯而無一如其言金山曰城把會澶淵二事謂非他小救忠之舉則不可祭即楚人晉人以爲討懼有爭

祭之壞存解兵之小信而忘廢亂之大義也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

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弃不信之

不可也如是龍謂大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

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詩逸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

澶淵宋災故尤之也

按尤諸大夫不信

不誓魯大夫諱之也

按或疑宋爲魯

卿何以豹會而無歸不知魯重共姬其贈贈之禮相恤之事必有過倍於常數者故以爲無庸再致也

傳云天生子
皮以護子產
梅武之驢也
欲叔薦骨
仲不過一寸
子皮却推持
戮力
王云七穆伯
有及而民氏
亡矣國氏子
產本族既無
乘強而守時
甲三族已歸

胡傳述上葬蔡景公之女。弒君天下之大變。則會其葬而

不討。宋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而歸其財。可謂知

務乎義極正大。左氏以爲比事觀之。其義自見。既舍其大

而務其小。而小者亦至失信。尤足惡也。

鄭子皮授子產政。伯有死子皮知政。辭曰國小而偪。遠近族

大寵多不可爲也。爲猶治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

之國無小。言在小能事大國乃寬。也。子產爲政有事。

欲使伯石。公孫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

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按成成功也。言成何愛

子邑。邑將焉往。言在國。子大叔曰若四國何。恐爲四子產曰非

九

心所不服者
豐氏啊氏伯
不豐卷皆宜
氏也處宜
而豐氏服矣
子是難制者
氏而曰

周云收拾伯
百使不入子
皆之黨汪云
原處豐卷所
以結豐卷之

相違也而相從也

言賂以邑

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史替曰

安定國家必大焉先

後國和安

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其

成既伯石懼而歸邑卒

地終與之伯

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

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

請大史復命之

又辭如是三乃受策

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

惡其使次已位

畏其作亂故龍

邑之前傳

子產使都鄙有意

國都及邊鄙車服

上下有服

大夫服田有封疆

溝廬舍井有伍

九夫為井使

大人之忠

儉者謂庸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

因其有罪豐卷將祭

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

野衆給而已

衆臣祭以子張卷

怒退而徵役

名兵欲

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

晉子產請其田里

請於公

不沒入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

謂人之說
可知子產處
伯石毀卷之
意至頌聲感
道則未化者
僅子皙一人

正里所敗入宮說子產惡伯石復處之高位還豐卷三年反
其田里以定反例之情與焚載書皆是一意蓋族大寵多外
國調護他然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也褚畜
後紀綱可立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也褚畜
侈者畏法故畜藏附送褚衣之素莊子褚小不可以懷大取
又傳成三年鄭賈人將真之褚中以出是也褚張呂取
我田疇而伍之也並呼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
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也之子產而死誰其
嗣也傳言鄭也所以與

此統叙子產爲政而處處歸美子皮明於知人忠於爲國
古來爲子產者不乏矣如子皮者幾人哉鄭三驅家最橫
子產爲政卽欲夙弊一清非屈則折而子產得行其志者
賴有子皮也故著眼在虎率以聽誰敢犯子八字下文都
鄙有章六句卽於此伏根顯子產非徑行其直也強家如

伯石者本非善類傳追叙爲卿於賂邑之後又點明伯有既死句蓋伯有使黑遂致兄弟相殺段猶黑也使段安知不至相傷可知賂段正非得已子太叔有疑而子皮無言有以深知子產之心也都鄙六句一齊提起子產爲政大概有子產行之子皮助之在內至此便可接與人之誦而怒以豐卷事拓開卷以小憤便徵甲作亂幾爲伯有之績可知子產之善處伯石又以見鄭之族大寵多非子皮力主之未易措手也未述與人之誦讀者以爲美子產而不知正深美子皮

經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公不居先君之路寢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不書葬 未成葬 三

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會葬，非禮。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齊比公弑，子展與立。明年，齊納著邱公去疾，展與奔吳。

傳三十一年，春，主正月，穆叔至自會。

莊伯遺見孟孝伯語之。

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且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

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成二年，賤于鞌。趙朔已死，于趙

年四十七，八故。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

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按樹善猶云結好。或疑韓起何以謂

正不阿。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按備猶此，佑也。既而政

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

懼哉。補注傳見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

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

以語為相，其
寫一筆鈞
由
寫之此耶季
孫之師
正而為無味
性與以而人
甚焉以移在
於孫身上備
嫌味功因直
從趙孟語會
不以民主提
相而入則引
到孟孫師有
積而跌落季

孫信有力

而又甚焉

朝不及夕

又與季孫語晉故

如與孟

季孫不從

及趙文子卒

在昭元年

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

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邪多是以有平樹之會

會在昭十三年晉人執季

孫應如陳傳言晉哀之故皆在執政

此以季孫不從爲主季孫附勢之小人也方走趙武之門

安有餘力及於政權不屬之韓起而穆伯以爲及其未授

政而要結之然韓宣初聘急欲求好而懦弱不足以馭羣

貪樹善豈計之得哉鄭之子產一環之求確乎不撓而讒

人不改交訂蓋內治脩外患自解傳於昭十五年詳叙之

固已掃却穆伯舍己徇人之智

晉自趙武爲政期業已壞一偷字是其病根然政權獨攬

猶行之亂則
邱身去之
可謂高矣
子今爲子尾
防殺耶

人不得乎故能再合諸侯三合大夫事雖無當猶有諸侯
之心焉韓起爲政事權分屬賄賂多門晉事益不可爲晉
公室卑以下六句已發春秋季世大槩魯之季宿則卑其
公室而強私門者豈知公室之卑私門亦替故平邱會而
意如見執

齊子尾嘗憫邱嬰欲殺之林解直以嬰害使師師以伐陽州

魯地我問師故魯以師往問夏五月子尾殺閭邱嬰以說如

子我師言伐魯者嬰所爲也工倭瀝治憲孔虺賈寅出奔莒

四子嬰之黨爲昭十年樂高之山華公子在頃華公子也

欲害之而故使之復世小人遂傳爲殺君子奇策齊景即
位六年初以太阿授人而不自主也

此非四禮
公乃深為念
憂耳

公作楚宮

楚好其宮

穆叔曰犬豕

云虞之所後

天必從之

今尚者太誓亦無此文諸儒疑之疏云諸補謂漢魏馬融鄭元王肅等漢初尚書二十八篇次常孔以爲故二十八宿都始獻孔安國所柱古文尚書其內有太誓文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壁公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謂魯人薄之故子孫不得志於魯

公不以朝楚送葬爲恥

而轉效其宮

夫楚宮之齋棟雕梁

狗馬圭璧豈魯所能堪傳特叙一竊壁事而此中意勿可

見也

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

胡歸姓之國

次于季氏

秋九月癸巳

卒毀也

過哀去齊以致滅齊

趙木訥曰季氏之專尤非慶父仲遂之比弑野而立昭公以毀言於朝而世不察耳不然文與般惡同文同則義不應異也

公薨於楚宮則公柩當卽遷於殯宮孝子朝夕不離苦茨豈有殯宮在公宮而喪次轉在季氏之理十二公惟莊公薨立子般次於黨氏喪公薨立子野次於季氏耳公宮嚴密之地無從行弑惟以計賺之出居於外然後惟我所爲故子般次於黨氏而慶父之志行子野次於季氏而宿之志行又不比仲遂明請於齊公然弑惡也蓋子野有賢行不利於季氏宿托故延於其室自六月以至秋九月卽以毀卒告其實陰弑之也事甚闕記載不敢詳而史官書於

策○舊○曰○子○野○卒○於○季○氏○否○則○曰○卒○於○喪○次○而○夫○子○削○去○但○
著○卒○而○不○地○以○著○其○實○而○已○左○氏○得○魯○人○之○傳○聞○因○先○著○
次○於○季○氏○四○字○與○子○般○之○次○於○黨○氏○者○同○而○後○曰○秋○九○月○
癸○巳○卒○若○不○知○其○卒○之○故○者○然○於○是○曰○毀○也○上○書○季○氏○則○
所○謂○毀○者○自○出○於○季○氏○之○口○而○卒○之○故○可○思○也○

己亥孟孝伯卒

終言

立做歸之娣齊

歸之子

公子初

昭公名

穆叔不欲

曰大

子死有母弟則立之

無則立長

立庶子

年鈞擇賢

義鈞則卜

古之道也

先人事後卜

非適嗣何必娣之子

非適嗣且是

人也居喪而不哀

在感而有嘉容

是謂不度不度之人

鮮不

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

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

三易

昭公年十九而穆叔曰無母弟則立長知歸子中有長於公者爲季所忌故不得立

廷云問禮一變易猶不度

九使墓如

衰。衰。在。如。故。衰。言其婦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為昭二十五年公孫于清傳

子野之立公遣命立之也季之所憂在賢明不在昏懦在感有嘉容魯之憂季之利矣則知宿早有立嗣之心子野豈真不勝喪而卒哉。

為云主人康

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情敵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

容近用者

矣息于其位而哀已甚兆于死所矣。有死能無從乎為昭三年滕子

卒

癸酉葬襄公。

唐云葬定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按

公三年之喪而煇采曼舞乃以魯喪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之故而辭不見其是則小功之察也

三十一 襄公

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

充滿斥見

無若請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容。

言其多

所館高其閭閻，反國獲耕反。

厚其墻垣，以無憂容。使無令

盜寇。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

主將完葺牆。

葺覆也。何記李涪刊。謀繕完當作繕字。

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

以共命寡君，使何請命。

請問瑕坦之命。陳云士文伯字伯瑕。是范氏之族，不應與范宣子同名。按

魯有仲嬰齊，是莊公之孫。又有公孫嬰齊，是文公之孫。仲於

嬰齊爲從，而同時同名，難印段乃公孫段從父昆弟之子。且

同時謂之二子石然則對曰以敝邑褊小介也。于大國誅求

伯瑕與宣子何病同平。對曰以敝邑褊小介也。于大國誅求

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恐索做賦。以來會時事。隨時來遂執事

之不間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

暴露其輪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見也。之不敢輸也。其暴

衛云所以境
近之故先對
容說明而後
稱文公以實
之立言之序

江云堪館公
室以上是言
平日以下是
言開時

衛云何句與
文公相反何
句與文伯語
相對

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傲邑之罪僑子產聞文

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庠音婢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

館如公寢庫廡繕脩司空以時平易治也道路圻人塗者以

時填塗也館宮室諸侯賓至旬設庭燎設火于庭疏云郊

齊桓公始也節云僭天子也庭燎僕人巡宮夜車馬有所

處賓從有代代客巾車官主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瞻視

當百官之屬各展陳其物請官各陳公不留賓而亦無廢

事賓得速去要樂同之事則巡行也其好惡事之得失則同

巡其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害言見遇如

有無患則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

而諸侯舍於隸人如隸人命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門庭之內

有高垣

提出發喪見
不心也
見無
後文
之輪
叔則
練爲
有耐作
矣細

之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水涼無時也言實見無時命不可

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

命已所雖君之有膏喪亦做邑之憂也言鄭填魯亦若

止之宜雖君之有膏喪亦做邑之憂也有同姓之憂

也幣脩垣而行行去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

趙文子曰信信如子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受諸

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敬厚其

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

之協矣辭之釋矣民之莫矣詩大其知之矣謂詩人知鄭子

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得事大

晉人恃南北息兵君臣廢弛遂至無役不奉楚令子產笑

其無恥久矣。然且托爲魯喪留賓不見於楚。盡壞館垣待其詰責。分剖所以壞垣之故。又因其醜顏自居盟主。卽從盟主二字推出文公之弱。今日之衰。文公之弱在宮室卑庠。上包無數憂勤在內。今日之衰在銅鞮之宮。數里上包無數荒淫在內。蓋尊攘之勳。實之腦後。惟區區一館之待賓。甚是不堪。而猶自以爲盟主。豈不羞天下士哉。趙武自認不德。似已而粘住館垣。叔向稱其有辭是已。而以築館爲諸侯賴之。可知晉人所見總不出一館一垣。全不喻子產獻規之意。前後三段互相照應。末乃點出如楚以適晉。皆以見子產之意。欲其發憤威楚。而晉臣皆夢夢也。

莒犁比公

莒子密州之號。比音毗。

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與。

立以爲又

廢之犁比公。魯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弒

之。乃立展與立去疾奔齊。齊出也。母齊展與吳出也。為明年

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密州言罪之在也。按言者告辭也。

言罪之在君，故史書人也。諸儒集矢於左，不必矣。

傳載密州事與文十八年庶其同趙氏匡云因國人之攻

莒子弒之而立耳。以字為之字之誤。胡傳主之是也。

吳子使屈狐庸臣之子成七年聘于晉。通路也。通吳晉趙文

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延州來季札邑。云延

之言則與味之言。巢隕諸樊。在二十開戕戴吳。餘祭在二天似啓之何如

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

君謂夷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民歸度不失事。審事民親而

何云觀孤庸之言則與味將背約而以位私其子矣。伯之立非與所敵也。宜

上光之手

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言其三兄雖欲傳國與之終不肯立。

吳者悼公所藉以敝楚。成三駕之勲者也。今南北弭兵。吳猶欲通吳晉之路。蓋不忘伐楚也。而晉人忘之。傳曰：通路也。無限惋惜矣。

十二月北宮文子

俗相衛襄公

子猷

以如楚。宋之盟。故也。楚晉

之從交

過鄭。印段廷勞于棗林。如聘禮。而以勞辭。

用聘禮而

相見也

文子入聘。

報印

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

辭

事畢而出。言于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

逆文

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詩大雅：濯禮之于政。如

熱之有濯也

濯以政。熱政如濯以政。其風何患之有。文子辭。子

以節有禮一
贊作提而下
二段逐逐叙
由至結句一
誠與神覺波
將世禍而懸
滴身以

熱之有濯也

濯以政熱

政如濯以

其風何患

之有文子

辭子

子

唐云荀又謙
過子產此處
然現出
此言其平日

董云與乘適
千言用人之
法

此言其臨聘

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其貌美。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知諸侯而辨於其大夫之謀也。謀於邑則否。此才性之蔽。蘇林。歷寬間則得宜。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諸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傳跡子產行事以明北宮文子之言。

一禮字爲一部春秋主腦。天澤之分中外之防治亂之故。皆於禮辨之。文子稱鄭有禮而未嘗明指其人其事。傳以子產擇能而使一句提起。則諸子之能皆子產之能。而子

遂轉不以能見又重叙一段乃問且使使謀乃授逐一歸
到子產蓋休休有容因材器使無不如其分量而適其性
情故不忌不爭從容表見各盡所長是舉文子未言者悉
爲叙明而有禮之全體皆見然仍以宋之盟領起何數見
而不憚煩乎晉平之世其蔑禮久矣趙氏以盟會要結荀
氏以戰伐樹功無非封殖不顧公家苟能如子產以禮治
鄭則晉國多材人入自奮何至決天澤之分潰中外之防
使鄭衛君臣僕僕於蠻荆也哉述文子言逝不以濯亦謂
濯不救熱同歸於淪胥而已此傳之微意也

鄭人游于鄉校

鄉校之學以論執政

論其得失

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

如何

患人於中謗議國政臣德鄉校之不可

子產曰何爲夫

德無常師能
自得師非心
私者不能
便見是仁處

第一不知承
上者不克
第二不知
抱吾師意

人朝夕退而游焉

林德早見曰

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

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

忠善以損怨

為忠善則怨誘息

不聞作威以防怨

即作威

豈不遠

正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

諫厲王曰防

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漢賈讓云治土而防

其州猶止兇啼而塞其口豈不遠止然其死可立而待遠

也。不如小決使道也。不如吾聞而藥之也。我聞數語雖三代

名臣所言不過如此。然明曰。戕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

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

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仲尼以二十子產聖人所深愛。故傳之推崇。不遺餘力。子皮授政。約舉

十歲長而後聞之

治鄭之大綱。壞晉館垣。舉其交鄰之忠告。上篇言其能用羣材。下篇著其取信僚友。而此一篇直揭其根柢處。仲由喜聞過。與舜禹一例。蓋聞過而改。是去私第一關。雖詰有大小純雜。而其於仁不悖則一也。分兩層寫。上層見不當毀下層取喻。言毀之害。一反一正。歸到藥字。師以規過。藥以攻疾。藥石之言。卽吾師也。且大決則欲救不能。小決使過。正如藥石之投。猶可救吾之生。兩不如字。將子產誠必樂善。曲曲傳出。便是仁人忘私。虛受氣象。故不同於美言欺人者。然明一贊。猶未直揭心體。夫子許其仁。乃見子產真本領。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

爲邑大夫。按邑是子皮食邑。下吾家。子可見。子產曰。少。

尹

少年未知可否子皮曰願也謹善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

焉夫亦愈知治矣夫尹何謂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

吾子愛人則以政頌之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自

傷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

折椽筋僑將厭焉放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也裁焉大

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官

於美錦多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

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也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

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

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

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也

也

詰云第一喻

堅吾愛之

第二喻作別

子

第三喻駭使

若學

第四喻兩意

雙貫

限美錦來

宗云子皮語
三節評語
入情

子產對又用
一喻在前四
喻之外

之言吾不知也他日

按前日也

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

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

自知謀慮不足謀其家

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

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

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

爲鄭國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呂誥子皮始終愛護子產其至誠懇切尤在使尹何爲政前而面許多事迹却不一

以這一段見心見意

須體會子產一段忠告之意連下四喻惟棟折榱崩一喻

是言與已休戚相關餘三喻只是未聞政學之意意疊詞

繁一若惟恐不喻已意而多方指示之者又若惟恐其不

見聽而旁引曲喻以告之者蓋無語不從心所謂危處出

故只一意而節節曉暢只一喻而步步生新覺言有盡而

論隱臣賦子
而作一篇理
學文字大奇
世爲發之
會作引
廣云以下
百言皆從掛
三句發疑

心之傾注者猶有未終可謂忠告善道兼而有之矣。子皮爲子產第一知己。子皮之過正如負痛於身必欲其盡去之也。子皮抽出製錦一頂卽衣服爲喻。以前後數喻不出乎此。子爲鄭國以下正對棟折榱崩僑將厭焉一喻。讀此傳須體會子產之忠又須體子產心所謂危末三句又見上下諸篇子產之功皆子皮委政而能有爲於其國也。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言語瞻視行步不常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

若臣分說以
引詩一事以
見臣不可有
君之威儀也

敷文王之德
提其威儀
則字經說
說而飾相牛

唐云尤奇在
供說文王身
上據歸到威
儀緊到合尹

又云平列十
可似板却暗

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國長世。且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頤是以下皆如身。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詩此風棣棣言而附也。選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詩大雅攸所攝佐也。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詩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德書按武成作大邦畏其力，小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雅言則邦懷其德。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三句不降德降教而復伐之。變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

國墨而降

變夷帥服

可謂畏之

投則象
和在內更

並總收

可謂則之文王。志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
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
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
有威儀也。音洛

提出見令尹之威儀。以爲全篇主腦。首段分兩層。上層從
威儀知其似君。而決其不能終下。層直斥其無威儀。無威
儀者無君子之威儀也。蓋有似君之威儀。而荒暴之氣。併
無逆取順守手段。其不能終必矣。公曰善哉。已繳過令尹。
何謂威儀。則問君子之威儀也。文子卽就君子之威儀。反
托令尹。分出君臣。縮人有終意。引文王爲畏愛。則象作証。
蓋文王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正是對証。藥石。

此○時○衛○襄○初○立○文○子○因○問○納○規○其○主○意○在○君○臣○上○下○父○子
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句○益○前○此○衍○剽○相○殘○孫○甯○弒○逆
起○暴○皆○由○威○儀○之○廢○遂○釀○成○國○家○之○禍○故○君○子○一○段○縷○縷
相○箴○以○新○君○嗣○立○不○堪○再○誤○而○欲○其○正○已○率○物○庶○臣○下○不
至○生○心○也